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马健鹰
奚延宏 / 著

奚啸伯



贵族之后 与京剧结不解缘

天赐机缘 津门行一鸣惊人

更上层楼 再拜师李氏洪春

声名日盛 旅演于大江南北

多事之秋 梨园界景象萧条

迎来解放 奚啸伯又获新生

谦虚谨慎 广结文艺界挚友

精益求精 再完善《范进中

韵》
郢洞箫 奚啸伯艺放光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马健鹰 受延宏 / 著

奚啸伯

人民音乐出版社

本书顾问：欧阳中石

●清朝贵族出身的桓

哥儿 ●堂会上喧闹的

锣鼓留下了深深的印

记 ●耳濡目染 ●渐结

下京剧缘 ●从票友而

下海 ●旋一鸣惊人 ●

入『四大须生』之

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奚啸伯/马健鹰,奚延宏著.-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4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ISBN 7-103-02075-2

I. 奚… II. ①马…②奚… III. 奚啸伯-生平事迹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5116 号

责任编辑:岩军 张辉

责任校对:颜小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诗32开 136千字 2插页 8.25印张

2000年4月北京第1版 200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40册 定价:11.80元

历史矣，故事矣；历史亦故事，故事亦历史。天地舞台，舞台天地；台下尝世间酸甜苦辣，台上演人生悲欢离合。叙述“舞台人生”的辉煌，映射“人生舞台”的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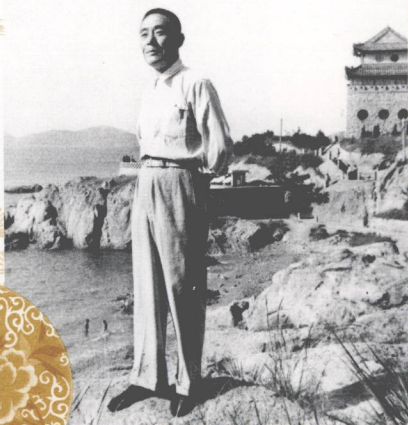




景啸伯便装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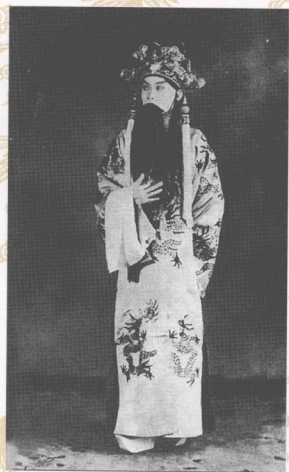
景啸伯剧装照



景啸伯生活照



梅兰芳、奚啸伯演《宝莲灯》



奚啸伯演《上天台》

猗猗奇同志年六二歲性爽好飲身壯體健而不多麻其家至
早京元壽甫四八歲解叔前不被重親賄實街頭飽為擗日辭後
深行究夫時親在梯而設立民間五松社壽之收得以廣傳創造華
新指道求精作品通覽國外國漁友人情心豪揚六二華秋金岳揚州獻與
壽相識結以同戚相見一晚新多盤往性願挂與今泰西揚州壽於八仙橋絕
可贊歎然無虛傳壽以此為示之金年

奚啸伯志

六二華秋月二日
北石室書



奚啸伯先生墨迹



奚啸伯演《范进中举》

目 录

一、贵族之后	与京剧结不解缘		(1)
二、天赐机缘	津门行一鸣惊人		(41)
三、更上层楼	再拜师李氏洪春		(68)
四、声名日盛	旅演于大江南北		(94)
五、多事之秋	梨园界景象萧条		(126)
六、迎来解放	奚啸伯又获新生		(151)
七、谦虚谨慎	广结交艺术挚友		(184)
八、精益求精	再完善《范进中举》		(196)
九、韵郅洞箫	奚啸伯艺放光华		(221)
附 录			(253)
后 记			(256)

一、贵族之后 与京剧结不解缘

从这家豪阔的大门里传出阵阵演唱京戏的声音。着装时髦的老爷阔太，少爷小姐，间杂着一些穿戴平庸的大人小孩进进出出，热闹非常。这座深宅大院内，花草树木，假山怪石，回廊画栋，古色古香，表现着这家主人的豪富。大院里搭了一座戏台，装点得古朴雅致，两旁立柱上贴着红纸金字的对联。

上联写：福如东海同天阔；

下联写：寿比南山不老松。

原来，这家豪富正为老人庆寿，请戏班子唱堂会戏。

台下，不太次序地坐着各种各样的观众。后边，摆了几张方桌的周围，坐的是些有身份的男女及他们的孩子。奚润甫夫妇带着小儿子桓哥儿围坐着一张桌，挨奚润甫坐的一位是言森。言森是著名票友言菊朋的哥哥，桓哥儿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后来成为中国“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

台上，前一出戏演完，打击乐长了“点儿”，《武家坡》开场了，内唱〔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满堂彩！

奚润甫侧过头对言森说：“余叔岩这句〔导板〕真够味儿！”

言森赞同地说：“正宗谭派。”

奚润甫又道：“其实，余老板有他自己独到的玩艺儿。”

桓哥儿随着台上的薛平贵轻声唱着。

言森：“桓哥儿，你也会唱这段儿？”

奚润甫接话说：“这孩子是个戏迷，在家里整天跟着留声机唱，一听说有堂会戏就央告我带他来看。”

桓哥儿盯着台上薛平贵的马鞭儿说：“阿爸，给我买个马鞭儿吧。”

奚夫人在旁叱儿他一句：“你又不去唱戏，买那个干嘛！”

言森打圆场说：“噍！既然桓哥儿喜欢，买一个玩儿呗。”

奚润甫搭讪着：“得，等爸有钱给你买。”

桓哥儿高兴地笑笑，又入神地看戏。

奚啸伯，1910年12月11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十）出生于没落的清朝官宦家庭，原名承桓，乳名小白。因他最小，家人都习惯叫他老桓、桓哥儿。祖

姓喜塔腊氏，正白旗人（程砚秋先生也是旗人，也排“承”字辈，他们当是同族辈）。祖父裕德为光绪年间进士，清廷大学士，无放官职，只吃薪俸，没有外财，辞世时只给后人留下一套房产，于是家道中落。其弟裕禄，做过理番院尚书，时称裕中堂。但对其说法不一，一说他是裕德的哥哥，虽为中堂，未入阁拜相；一说他是清末入阁之臣，再有几个月就当上“崇文监督”时他去世了；一说他是“直隶总督”，1900年西太后先是派他去天津支持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后因害怕八国联军，又令全面镇压义和团，他意识到西太后要拿他当替罪羊，在回京路上的蔡村服毒自杀。究竟哪种说法更准确尚难定论，只好存疑待考。

满人一辈一姓，奚啸伯的父亲姓熙（后改为奚）名明字润甫，清末时做过度支部员外郎，掌管一块不重要的皇家墓地，仅拿一点薪俸而已。辛亥革命改中华民国后，一直在家赋闲未入仕途；善绘画，著有《绘子琐言》未及出版。他性情刚烈，固执，至死不做民国的官，靠卖房产维持生活，平时只喜绘画，爱听京戏，生活琐事一概不问。因此，奚啸伯虽为贵胄之后，他的童年却是在窘困、拮据的岁月中度过的。他兄弟姐妹共六人，三男三女，他最小。他们家是大排行——父辈弟兄的子女统一起来分别男女排顺序，

承桓（奚啸伯）与叔家男孩排下来他为老四。他的同胞大哥大姐早年夭亡，只剩一奶同胞四人：二哥二姐三姐和他，自家这边排下来他也是老四。他自幼受到严格蒙教，五岁开始在家塾念书，八岁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四书》等，且能背诵如流。六七岁时跟随父亲看过一次堂会戏，从此爱上了京剧，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书开头的一幕，对他已不是第一次了。

裕中堂为后人留下的宅邸很大，两进的大四合院，大门内影壁前，几簇翠竹迎面，院子周边游廊连通。前院榕树鱼池，后院花草果木。桓哥儿和姐姐在家塾念书，一下课他就抄起父亲给他买的马鞭儿“上马”，在榕树下头转圈儿。直到跑得满头大汗的累了，就回房听唱片，其实那几张唱片他已听过无数遍，差不多都能跟着唱下来，有谭鑫培的《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刘鸿声的《斩黄袍》、《完璧归赵》；张毓庭的《洪羊洞》等。父亲对他学唱虽颇感兴趣，但对他的学业却是丝毫也不放松，每天都少不得要他背书，都要检查他的毛笔字。

一日，桓哥儿正在榕树下头“骑马”，二姐从上房出来喊他：“桓哥儿！阿爸叫你去背书。”他随二姐走进上房。奚润甫正听唱片，刚听完第一面又翻过第二面。

“阿爸!”桓哥儿叫了一声,肃立一旁,他在父亲面前向来是很规矩的。

“《三字经》背过了吗?”父亲问。

“背过啦。我背给您听。”

“等等,我把这段《卖马》听完。”

留声机开始了〔西皮原板〕过门儿。

桓哥儿不由自主地随着唱片唱出“店主东带过黄骠马……”

奚润甫用欣赏的目光看了桓哥儿一眼:“这段你也学会啦?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桓哥儿答道:“去年阿爸带我看堂会时有这出戏,您讲过,秦琼困在天堂州,生了病,没钱付房钱,才无奈把心爱的黄骠马卖了。”奚润甫对儿子的回答点头满意。

停了留声机,让桓哥儿背完《三字经》,又检查他的毛笔字。奚润甫指点着儿子写的毛笔字说:“用笔要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每写一笔,都要有去有回。你瞧,这一笔写过去,还要收回来,你为什么没用回锋?光用折锋就显得字不饱满,没劲,也不好看。”

桓哥儿惟命点头:“阿爸,我记住了,回头我写给您再瞧。”奚润甫嘱咐道:“每个字至少写五遍。去写吧。”桓哥儿刚要走开,父亲又把他叫住说:“写完字别出去乱跑,今儿庆王府九奶奶来咱家串门儿。”

桓哥儿愣了一下：“九奶奶？”

奚润甫解释说：“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四格格，人们都尊称她九奶奶。”

桓哥儿忽然想起来了，瞅着墙上挂着的那张慈禧太后扮成观音菩萨的大相片说：“噢！阿爸说过的就是在太后旁边扮龙女的那位，她就是九奶奶吧？”

奚润甫说：“对！就是她。论辈分，你叫她九婶儿。当初她在宫里很得老佛爷恩宠，直到老佛爷驾崩，她才出宫。如今你九叔已然故去，她一人寒居，很是孤独。她长年在宫里，脾气孤傲，待会儿她来了，你要规规矩矩，免得她不高兴，说我教子无方。”

四格格出宫后，第一次来奚家串门儿，奚家上下自当忙乎一番，清整屋里院里，准备糖果茶水，还特意准备了她爱吃的素馅饺子。桓哥儿极聪明，念书很超脱，用不着费太大劲。最上心的是迷着唱戏，于是写完毛笔字又跑到院子里练戏去了。三姐从上房出来就冲厨房喊：“二姐！瞧见小白子了吗？”

二姐出现在厨房的台阶上：“你瞪着俩眼喊什么，你瞧瞧，那不是树底下发疯呢！”

三姐走到树下，在桓哥儿身后喊了一声“小白子！”桓哥儿一激灵：“瞧你，吓人一跳。还甭说，就三姐您喊我小白这个名儿，别人都跟忘了似的。”三姐说：“乳名有什么好听的，你都长大啦！”桓哥儿辩

解道：“这是对我的爱称啊！”三姐拉他一把：“别贫嘴啦，阿爸叫你快去，九奶奶已经来啦！”

桓哥儿拉着戏腔说：“小弟遵——命！”

来到上房，桓哥儿向九奶奶请过安，垂手站在一旁。四格格把他拉到跟前说：“哟！这孩子长得挺机灵的，两只大眼睛。就是瘦了点儿，叫什么呀？”

桓哥儿规规矩矩答道：“姓奚名承桓，字小白。”

四格格笑着说：“名子取得不错。”

奚润甫见九奶奶高兴，就说：“他降生那天我正看《东周列国》，刚看到齐桓公称霸，他就哇哇落地啦，我一见是个男孩，就叫他承桓吧！”

四格格点头说：“但愿他能像齐桓公成就一番大业！”奚夫人插话说：“这孩子倒是不淘气，就是随他阿爸，爱听戏，爱唱两口儿。”四格格见这么说，就打开了话匣子：“咱旗人谁不爱听戏？当年我在宫里那工夫，常陪老佛爷听戏，什么谭叫天儿（谭鑫培）啦，杨猴子（杨小楼）啦，都瞧过。拿谭叫天说，甭看他嗓子比不上孙菊仙、汪大头（汪桂芬），可那味儿真好听，难怪老佛爷说谭叫天的嗓子好比‘云遮月’。”

奚润甫奉和着说：“要说谭老板，唱得就是讲究，要不怎么说‘十生九谭’呐！”桓哥儿插嘴说：“九婶儿，我也会唱谭老板的腔儿。”父亲瞪他一眼：“大人

说话你也插嘴，没规矩！”奚夫人扭身对九奶奶说：“四格格，这孩子叫我惯得没礼貌，您别见怪。”

四格格并没介意，就问：“恒哥儿，会唱谭叫天的哪出戏？”

奚润甫见恒哥儿不说话，就问：“四格格问你话呢，怎么不回？”

恒哥儿调皮地说：“您不是不叫我插嘴吗！”

四格格大笑道：“得，人家孩子在这儿等着你哪！”又问：“恒哥儿，告诉九婶儿，会唱谭叫天哪段儿？”恒哥儿说会唱《卖马》，于是就由他阿爸指示着站在屋子当中唱起了“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一段。

四格格听得很高兴，夸恒哥儿唱的真有谭派的味儿，还说八旗子弟都喜欢唱两口儿京戏，赶明儿长大了也去跟他们票一出。说着说着就有点伤感起来：“唉！现如今，再也看不上宫里那样的好角儿啦！”忽然又问：“恒哥儿今年几岁？”恒哥儿答：“八岁。”奚夫人解释说，他是宣统二年出生，属狗的。四格格又回忆着说：“真快呀，光绪三十四年皇上和老佛爷先后晏驾归天……也就是宣统二年我出宫的，这一晃眼都八年啦！”

奚夫人说：“可不是吗，八年多您还是头一次出来走走。什么也甭多想，怎么高兴怎么来。”

二姐三姐给四格格上茶，剥橘子。奚润甫又让把

留声机搬来让她听戏开心。

冬去春又来，一年又一年，桓哥几十岁了。

一日，奚润甫一人在书房作画，全神贯注。言氏兄弟言森和言菊朋悄悄走进屋里看他挥笔泼墨，他也没有觉察到。当他直起腰来审视自己的创作效果时，才看到俩人站在他身后，他赶忙说：“言森！二位快快请坐。”

言森欣赏着他的新作赞道：“润甫叔真是挥笔自如泼墨如神呀！好！”

奚润甫并未在意言森的捧场，说：“你可是有些日子没露啦。”

言森谦恭地说：“您给我讲了那么多东西，我得好好在家里消化消化呀。这些天，我正在研究您的技法。”

奚润甫忽然想到旁边还有一人，遂歉意地和言菊朋点头笑笑，问言森：“光顾咱俩说话啦，这位是……”

言森这才介绍说：“这就是我三弟菊朋啊！”

奚润甫热情地握住菊朋的手说：“久仰久仰，您快请坐。”

言菊朋客气地问候：“润甫叔身体可好？”

奚润甫轻轻咳了两声说：“今年入伏以来，总觉得

肺火太大，咳嗽多。菊朋啊，难得你来我这儿走走。听言森说，你在蒙藏院供职？”

言菊朋说：“说来惭愧，堂堂蒙藏院每月只给我八块现大洋。如今我也拉家带口，可谓日坐愁城，日子越来越不好打发啦！”奚润甫说：“比起我在家赋闲还是要好些的，如今我是卖瓦片（房子）维生啊！”停了停又问：“听说你这次去关外为张大帅去唱堂会，一定不错吧？”言菊朋答道：“‘东北王’对我，可算是上宾相待啦，三天的戏码，都安排我唱大轴儿。”奚润甫赞道：“你可算是正宗谭派啦！记得光绪二年，我和令兄在聚寿堂看过你的《御碑亭》，后来又在同和堂看过《宝莲灯》，真是名不虚传，称得起是京华名票！那次看戏回来，我曾为你写了一首诗，不知令兄可曾转给你？”言森接过来说：“润甫叔，菊朋看到您的诗，很是高兴，他一直珍藏着。”言菊朋抢着说：“润甫叔的诗我都能背下来：余味醇醇独菊朋，十年偶座得师承。叶官粉墨惊时辈，垂老悲呻类病僧。”奚润甫哈哈笑着说：“对！对！是这几句。”言菊朋说：“只是诗中的溢美之辞，我实不敢当。”

言森这时转了个话题说：“这次菊朋从东北回来，梅兰芳先生还要求他下海从艺呐！”奚润甫听了，似乎感到意外地问：“噢！菊朋你答应了吗？”言菊朋稍稍沉思一下说：“从我个人说，我酷爱京戏，只是